

資治通鑑

冊九

世宗憲皇帝

卷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昭陽赤奮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

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央宮

臣瓚曰壽二十三

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

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
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

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舍讀曰捨

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

長知兩翻少時照翻

廣陵王不可以

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

江太守

九江郡屬揚州唐濠壽廬滁和州地守式又翻

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

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

成樂

史樂成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

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

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

七乘傳傳張戀翻

詣長安邸

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也

光又白皇后徙

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

哀王名驍

武帝子也

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

嘗游方與

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方音房與音豫

不半日馳

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

樂逸游

好呼到翻樂五孝翻音洛

馮式搏銜

馮讀曰憑臣贊曰搏促也師古曰搏挫也音子本翻

馳

騁不止口倦虐叱咤

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翻

手苦於箠轡

師古曰箠馬策

身勞車輿朝則冒霧露

師古曰冒莫比翻犯也

晝則被塵埃被皮

義

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

暴步木翻

冬則為風寒之所侵

薄

師古曰侵與侵同言遇疾風則侵靡也薄言迫也

數以啗脆之玉體

師古曰啗柔也音而充翻脆音

此芮

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

以進仁義之隆也

師古曰宗尊也隆高也

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廈大屋也旃與氈同

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

治直之翻

訢訢焉

發憤忘食

訢與欣同

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檟之間哉

樂音洛下同

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

師古曰形形體也俛音免

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以練臧

師古曰臧五藏也練練其氣也臧古藏字通音

徂浪

專意積精以適神

師古曰適和也

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

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

師古

曰仙人伯儁及赤松子也

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

師古曰臻至也

資治通鑑

二十四

漢紀

孝昭皇帝

二

中華書局聚

聚

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

故尚思慕

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

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

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

介有不具者

行下孟翻下同熾與纖同息廉翻

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

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

吾過

數所角翻

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

脯五束

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

其後復

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

龔姓也左

傳晉有大夫龔堅

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

涕泣蹇蹇亡已

爭讀曰諍相息亮翻亡古無字通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易曰王臣蹇蹇

面刺

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

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

騶導車而馮訶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騶側鳩翻

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藪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

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

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閑讀曰閑辟音闢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

無道亡乎膠西王謂于王端也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

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擬與擬同師古曰擬比也得以為堯舜

也王說其諛諛常與寢處說讀曰悅處目昌呂翻唯得所言以至於

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近其漸漬邪惡廉翻

漬疾智翻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

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

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

逐去安等去羌呂翻下同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

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繅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冠方之冠古玩翻考異曰昌邑王傳

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以問龔遂

資洽通鑑一二十四漢紀孝昭皇帝三中華書局聚

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

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

去之

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

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

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

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

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

自揆度

數所角翻下同說讀曰悅度徒洛翻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

浹卽協翻洽也徹也

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中竹仲翻師古曰言

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

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下

孟翻師古曰汙濁穢

以存難以亡易

易以鼓翻

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

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

汙鳥故翻號戶高翻

曰宮空不久妖祥數

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

省悉景翻

王終不改節及

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

至定陶

定陶縣為濟陰郡治所

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

於道

從才用翻

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

闇讀與陰同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

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

棄羣臣屬以天下

屬之欲翻

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

襁綈之中

襁負兒衣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絡也以繒布為之

絡負小兒孟康曰小兒綳師古曰孟說是綳小兒衣李奇曰綳小兒大籍又齊人名小兒被為綳綳舉兩翻綳博抱翻

布政

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

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

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

班志

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濟子禮翻

求長鳴雞

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

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道買積

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

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善其名也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師古曰使者長

也安樂史逸其姓相息亮翻樂音洛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

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

王師古曰以善付吏也湔灑也洒濯也行下孟翻屬之欲翻下同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

行法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持頭也音才兀翻長知兩翻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

臚陵如翻驕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乘繩證翻下同郎中

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犇喪望見國都

哭此長安東郭門也廣明注見上卷元鳳元年二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其外郭名東

都門王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復扶又翻

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

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吊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

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

鄉讀曰嚮

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

尊號

璽斯氏翻綬音受

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帝

于平陵

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十日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

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

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

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新居喪服

日與近臣飲

酒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旒

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旒皮軒鸞旗薛綜曰雲

罕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郭璞曰皮軒革車卽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爲重蓋今此制尚存非用

虎皮驅馳東西所爲諄道

孔穎達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諄蒲內翻師古曰乖也

古

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

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

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覆數又翻

以問遂遂

曰陛下之詩不云乎

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

營營青

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

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即其義也

宜進先帝

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

近其斬翻

如不忍昌邑故人

師古曰如

若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

師古曰詭反也

皆放逐之

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

班表太僕

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按此時河東郡當屬可隸

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

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翻

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

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

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

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

懣母本翻又音懣又音悶煩懣也

獨以問

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

師古

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太后

建議而白之也

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

有此不

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不讀曰否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

將軍若能

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

給事中也西漢禁中也

以為加官

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師古曰圖謀也

王出遊光祿

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

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之往也

王怒謂勝為祆言

祆與妖同音於驕翻

縛以屬吏

屬之欲翻

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

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

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

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

有下人伐上之病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

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病也

時則有下人伐上

者惡察察言

惡忌諱也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惡鳥路翻

故云臣下有謀光安

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

數所角翻

王

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

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師古曰唯唯者恭應

之辭也唯于癸翻

延年起至更衣

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更工衡翻

敞夫人遽

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

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

事誅矣

與讀曰豫先悉薦翻

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師古曰三人共言故曰參語

癸巳光召丞相

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

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

師古曰凡鄂者皆謂阻疑不依順也後字作鄂其義亦同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

年前離席按劍

離力智翻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

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

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

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

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難乃旦翻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

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見賢遍翻白

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

幸未央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

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

輦欲歸溫室晉灼曰長樂宮有溫室殿三輔黃圖溫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固亦有溫室但漢諸帝皆

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師古曰中黃

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此百石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

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讀內

納曰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

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收縛

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

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謂自殺

也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

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從才用翻師古曰安

焉也余謂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

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

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

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期門屬光祿勳掌執兵送從武帝爲微行與勇

力之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

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臣敞下即

連名史以等字約言之

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

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衰謂縗裳下不縗直斬割之而已

縗步千翻

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

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

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

傳張戀翻見賢遍翻

立為皇太子常私買

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

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就次發璽不封

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

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

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

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

更工衡翻

敖讀曰傲

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

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

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大行在前殿

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

師古曰俳

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眾樂

鄭氏曰祭泰一樂人

資治通鑑

二十四

漢紀

孝昭皇帝

八

中華書局聚